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四六年



1946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 录

1946 年

致赵清阁 (2 月 5 日)	(2)
致赵清阁 (3 月 4 日)	(4)
致赵清阁 (3 月 16 日)	(6)
致赵清阁 (4 月 20 日)	(8)
致赵清阁 (6 月 20 日)	(9)
致赵清阁 (7 月 22 日)	(11)
致赵清阁 (9 月 23 日)	(12)
无家乐	(14)
从重庆到箱根	(19)
给日本的女性	(23)
丢不掉的珍宝	(27)
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	(33)
给日本青年女性	(36)
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	(38)

1946 年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我于上月十四日迁到端木家里来了。有两间屋子，即他从前之书房和客厅，还有大走廊，怪好的。客人很多，可惜你离开重庆了。你信已从文藻处转到。三嫂已到上海了，住址是愚园路 668 弄 313 号。她很愿意看看你。假如你去看她，她一定高兴，孩子们也高兴。“天地社”版税如交来，请即交她，她等钱用，同时我也欠她钱。纸型不知如何？看端木的神通了，假如这个办不到，真是白当了律师！参政会定三月十五在渝开会，国防会也快结束了。我们行止总会在四月中决定，直回北平之意居多，到那时再报告你。你给《神州日报》写的长篇，可否让我拜读？上海文化界动态如何？熟朋友常见面否？前夜去看了《雷雨》，演员不算好，看了不十分满意。今天中午约老舍来吃饭，他不日赴申转美。这里熟朋友渐渐少了。今年暖得很，进城来后没生过火盆。晚上还不常有会看书，客人太多。孩子们都好，年假中是看电

影，我却一场都没看，外一纸请转端木。一樵常见面
否？请代问好。匆匆不一，即请
春安

谢冰心 拜上

四六年二月五日晨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业雅在此住了两星期，此刻刚走。参政会也刚开完，虽然“参而不政”也费不少时间。端木见过许多次。书店事真伤脑筋，看来版税收不回了。我会托端木，你不管吧，怪烦人的！你迁了居，也好，可以静些。我们四月中能否走，还不定。我本心是愿意等小孩子定了走，（宗生五月底初中毕业，大妹四月底高小毕业），只怕国防会要还都去结束。他们如果还都，我们就得早走了。你何时回河南？现时物价重庆最便宜，我倒愿意多呆些时候。你不如回来，这边天气太好了，天天大太阳，怪不怪？你要我写文章，岂不愿写，但这里环境，实在不适宜，客人太多。夜阑人散时，自己就累倒了。还是等回到北方，关起门来，替你好好写一点罢。业雅信附上，她相片没照好，不给你了。她这人真多情，临走哭了，害得我也怪难过的。欠信太多，不尽。祝好。

冰 心

四六年三月四日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许久没得你信，猜着你是忙，却不知道你搬家。我的侄子那天送他表妹上船，说看见你送老舍。老舍想来一定高兴得很，去换一换空气。你新居安适，极好，趁此多写写文章。你约我作文，一定应命，可惜参政会在即，纵然不尽责，一天也要花去相当时间。会完就要还都。我们大约也在四月间东返了，相见在即，快何如之！昨日得一樵来信，寄了几首诗，也未提明任务。重庆朋友渐少了，但物价据说最低。我身体还好，见客人太多，睡眠不足。这些日子重庆天气非常之好，一换往年之作风，每日都有月亮。昨夜同文藻出去避客步月，曾家岩一带寂静得很！南方客人来者，尽说些使人胆寒的消息，我们简直有点怕回去了。你说要回河南，不知何时动身？到北平还是等我们去时你再去罢，我们可以招待你。“天地社”近来有消息否？版税请你代领，不知已办到否？请你领了交给三嫂，我欠她在上海代付的钱。她住极司非而路 51 号 A 二楼。她在国际善后总署做事。星期日才在

家，或者你去以前写信通知她等你。请多来信，报告上海消息。振铎等见面时代问好。匆匆，问安

冰 心

四六、三、十六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也许不久会同你相见了。我们就在这两三天走，至迟不过月底。到南京先住老二丈人处，是“南京新街口铜银巷一号”李汉锋先生转。这消息请代告一切知交！我没有功夫分头写信（特别是圣陶，上次开明信还直寄歌乐山，真怪！）到南京后我们想不久就到上海来过一个周末，就是住处难找（三嫂处只一间屋子），那时再说罢。你好么？千万别回河南，等见一面再说。相见近，不多谈，匆祝
春祺。

冰 心 拜

四六年四月廿日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我明后天上北平，带一个孩子去（宗生），准备把他丢在北平上学，同时，回家、回校看看。这次去是搭便机，希望一星期或十天之后再回南京。北平地址是“北平东单新开路三十三号谢宅”，请你写信来。关于版税事，端木事务所来了一封信（一个月以前），要我重新委托一下，并问我开明那律师是我委托的还是开明委托的。这事只有圣陶才明白（我是委托开明的，所以我请振铎代办。因为他说他是文协理事。同时端木又是文协律师。他和圣陶和你都熟。他当然愿意息事宁人，只要“天地”算钱，不印，就算了。不过，我如直接写信，怕端木又骂我凡事不跟他商量。）好否请你再催振铎，或者你拖他同行，这人真懒！你那把宫扇消息杳然。别等到秋风起了再来才好！梅校长^①已去平，星期四来。一樵想出洋，大概

^① 即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。

七月走。我们有去日本计划。也得在七八月之交，文藻去，我打算住北平，也许带两个女儿也去日本，还未定。匆匆，希望上海见。

冰 心

四六、六、二十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到京的第三天，就收到那柄扇子。当晚有人请吃饭，就拿着出去了。那扇子小巧得很！第四天就得信（内汇票四万伍千元），“天地”事讨厌极了！看见圣陶没有？这事也得同他提一下，因为开明等等，都是他接洽的，你们商量着办罢。文藻月底到沪，一月二日飞日，叫他陪你跑一跑如何？我等他到日来信后才去。请告诉沉樱，北大图书馆和注册部都可以请她（我同郑毅生说过），她有意去否？请复。北平太美了，这次回去，树木又高了，一切古迹重新油漆了一遍。晚阳下寓繁华于萧瑟，北海公园游人都少，但为谈心是再好没有了。这次旅行，去时很紧，因天气热，行程六小时，又带小孩子，回来时就很快很好（北平你的信早收到了）。匆匆，即祝
暑安

冰 心

四六、七、廿二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回来后文藻病了几天，忙了些日子他已好了。我们已开始玩了些地方：玄武湖不错，四望很清旷，城墙和远山和塔都很美；到鸡鸣寺正有小风雨，情景适合；胭脂井没有找到；（乌衣巷听说窄小不堪，不敢去，怕幻像消灭）中山陵最好，干净空旷，树木都青起来了，比我十年前的印象好得多，谭墓有毁伤毁迹，明孝陵太小，看过昌平十三陵的人，觉得不过瘾。小孩子对于那十几对石人石马倒非常欣赏。归途到了莫愁湖，真是太伤情了！一半已沦为稻田，胜棋楼墙上满是“名人留迹”；秦淮河是，一道臭水；画舫更难看。我想古人平民游玩的地方太少。有一点水就高兴，如北平之什刹海，南京之莫愁湖，都是这样，使吊古者不胜失望。今天下午拟去燕子矶，我想江边一定气魄大一点。你何时能来？我们行止还未大定。昨天给振铎去了一信，托他几件事，有些是你接头的，晤见时请你向他要信看，商讨商讨。得美国或蜀

中朋友信否？江南天气到底好，北平恐怕现在正是花开时候，我真想中央公园（即今中山公园）的牡丹！
匆此即祝

著好

冰 心

四六年九月廿三日

无 家 乐

家，是多么美丽甜柔的一个名词：

征人游子，一想到家，眼里会充满了眼泪，心头会起一种甜酸杂揉的感觉。这种描写，在中外古今的文里，不知有多少，且不必去管它。

但是“家”，除开了情感的公子，他那物质方面，包罗的可真多了：上自父母子女，下至鸡犬猫猪；上自亭台池沼，下至水桶火盆，油瓶盐罐，都是“家”之部分，所以说到管家，那一个主妇不皱眉？一说到搬家，那一个主妇不头痛？

在下雨或雨后的天，常常看见蜗牛拖着那粘软的身体，在那凝涩潮湿的土墙上爬，我对它总有一种同情，一番怜悯！这正是一个主妇的象征！

蜗牛的身体，和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，绵软又怯弱。它需要一个厚厚的壳常常要没头没脑的钻到里面去，去求安去取暖。这厚厚的壳，便是由父母子女，油瓶盐罐所组织成的那个沉重而复杂的家！结果呢，它求安取暖的时间很短，而背拖着这厚壳，咬牙蠕动

的时候居多！

新近因为将有远行，便暂时把我的家解散了，三个孩子分寄在舅家去，自己和丈夫借住在亲戚或朋友的家中，东家眠，西家吃，南京、上海、北平的乱跑，居然尝到了二十年来所未尝到的自由新鲜的滋味，那便是无家之乐。

古人说“无官一身轻”，这人是一个好官！他把做官当做一种责任，去了官，卸了责任，他便一身轻快，羽化而登仙。我们是说“无家一身轻”，没有了家，也没有了责任，不必想菜单，不必算帐，不必洒扫，不必……哎哟，“不必”的事情就数不清了。这时你觉得耳朵加倍清晰，眼睛加倍发亮，脑筋加倍灵活，没事想找事做。

于是平常你听不见的声音，也听见了；平常看不出颜色，也看出了；平常想不起人物和事情，也一齐想起了；多热闹，多灿烂，多亲切，多新鲜？

这次回到南京来，觉得南京之秋，太可爱可怜了，天空蓝得几乎赶得上北平，每天夜里的星星和月亮，都那么清冷晶莹的，使人屏息，使人低首。早晨起来，睁眼看见纱窗外一片蓝空，等不了扣好衣纽，便逼得人跑到门外去：在那蒙着一层微霜的纤草地上，自在疏情的躺着十几片稀落的红黄的大枫叶，垂柳在风中快乐的摇曳，池里的凤尾红鱼在浮萍中间

自由喋喋着，看见人来，泼刺地便游沉下去了。

这一天便这样自由自在的开始。

我的朋友们，都住在颐和路一带，早起就开始了颐和路的巡礼，为着访友，为着吃饭，这颐和路一天要走七八遭。我曾笑对朋友说，将来南京市府要翻修颐和路的时候，我要付相当的修理费的，因为我走的太多了。

朋友们的气味，和我大都相投，谈起来十分起劲，到了快乐和伤心时候，都可以掉下眼泪，也有时可以深到忍住眼泪。本来么，这八九年来世界，国家，和个人的大变迁，做成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事情，多少甜酸苦辣的情感。这九年的光阴，把我们从“蒙昧”的青春，推到了“了解”的中年，把往事从头细说，分析力和理会力都加强了，忽然感到了九年前所未感觉到的悲哀和矛盾——但在这悲哀和矛盾中，也未尝没有从前所未感觉到的宁静和自由。

谈够了心，忽然想出去走走，于是一窝蜂似的又出去了。我们发现玄武湖上，凭空添出了八个幽静清雅的角落，这里常常是没有人，或者是一两个无事忙的孩子，占住这小亭或小桥的一角。这广大的水边，一洗去车水船龙的景象，把晴空万里的天，耀眼生花的湖水，浓纤纤的草地，静悄悄的楼台，都交付了我们这几个闲人。我们常常用宝爱珍惜的心情走了进

来，又用留恋不舍的心情走了出去。

不但玄武湖上多出许多角落，连大街上也多出无数五光十色、眩目夺人的窗户。货色是件件便宜，样样新鲜！好久不开发家用了，仿佛口袋里的钱，总是用不完，于是东也买点，西也买点，送人也好，留着也好，充分享受了任意挥霍的快感。当我提着、夹着、捧着一大堆东西，飘飘然回到寓所的时候，心中觉得我所喜欢的不是那些五光十色的糖果，乃是这糖果后面一种挥霍的快乐。

还有种种纸牌戏：十年前我是决不玩的，觉得这是耗时伤神的事情。抗战以后，在寂寞困苦的环境中，没有了其他户外的娱乐，纸牌就成为唯一的游戏。到了重庆，在空袭最猛烈的季节，红球挂起，警报来到，把孩子送下防空洞，等待紧急警报的时间也常常摊开纸牌，来松弛大家紧张的心情。但那还是拿玩牌当作一种工具，如平常大学教授之“卫生牌”，来调和实验室里单调的空气。这次玩牌却又不同了，仿佛我是度一种特别放纵的假期，横竖夜里无须早睡，早晨无须早起，想病就病，想歇就歇，于是六七天来，差不多天天晚上有几个朋友，边笑边谈，一边是有天没日的玩着种种从未玩过的纸牌花样。

这无家之乐，还在绵延之中，我们还在计算着在远行之前，挤出两三天去游山玩水……但我已有了

一种隐隐寂寞的感觉！记得幼年在私塾时期，从年夜晚起，锣鼓喧天的直玩到正月十五，等到月上柳梢，一股寂寞之感，猛然袭来，真是“道场散了”！一会儿就该烧灯睡觉，在冷冷的被窝中，温理这十五天来昏天黑地的快乐生涯，明天起再准备看先生的枯皱无情的脸，以及书窗外几枝疏落僵冷的梅花。

上帝创造蜗牛时候，就给它背上一个厚厚的壳，肯背也罢，不肯背也罢，它总得背着那厚壳在蠕动。一来二去的，它对这厚壳，发生了情感。没有了这壳，它虽然暂时得到了一种未经验过的自由，而它心中总觉得反常，不安逸！

我所要钻进去的那一个壳，是远在海外的东京。和以前许多的壳一样，据说也还清雅，再加上我的稳静的丈夫，和娇憨的小女，为求安取暖，还是不差！

是壳也罢，不是壳也罢，“家”是多么美丽甜柔的一个“名词”！

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南京颐和路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世纪评论》1947年2月第1卷第5期。）

从重庆到箱根

从羽田机场进入东京已经是夜里。呈现在街灯下的街道一片冷落，看不见人影，比起人声嘈杂、车辆拥挤的上海完全成了两样。

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夜。白天决不是这样寂静。我到东京的第三天，友人带着去了箱根。从东京到横滨的途中，印象最深的是无边的瓦砾、衣衫褴褛的妇女、形容枯槁的人群。但是道路很平坦光洁。快到箱根，森林渐渐深起来，红叶映着夕阳，弯曲的道路，更增添了一层秀媚。在山路大转弯的地方，富士山头顶雪冠、裹着紫云、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美。

比起欧美的一流旅馆，箱根的旅馆也不算差。从窗口望去，到处溢满东洋风味。山岭、房檐、石塔、小桥等等，使人感到幽雅、舒适。

那一夜我怎么也不能入睡，各种各样的想法千头万绪，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有这样的感情。

这二天，天还没亮就起来，卷起窗帘，完全裹住了山峦的浓雾中隐约地露出青松的绿色。“啊！我的

歌乐山！”突然间多么想这样叫一声——重庆的奇峰歌乐山是我的。

我必须在这里介绍那令人留恋的歌乐山。歌乐山比起箱根来要小得多，红叶也没有这样多。歌乐山被茂密的松林包裹着，一到春天，鲜红的杜鹃漫山盛开。

春夜里可以听到杜鹃那令人伤感的鸣叫，山上杜鹃花的红色据说就是杜鹃吐的血染的。

轰炸的日子，常常是晴空万里。

惊慌的尖叫的警报声中，带着食粮、饮水、蜡烛、毛毯、抱着孩子跑进阴冷的防空洞。

这里面，吓得发抖的妇人和孩子们，脸色变得发青。

我们没有声音，对着头上飞过的成群的飞机和轰轰的爆炸声、还有那猛烈摇动的狂风长长地叹息，然后好不容易爬上山顶，望着被滚滚白烟笼罩着的重庆、惦念着自己的亲人是否安全。

夜间轰炸一定是美丽的星月夜。在夜里我们不进入洞中。

让孩子们睡下之后，抱在膝上，等待在狭窄的洞口。

往下看萤火虫一样的光亮渐渐消失，很快街道被黑色完全包围，万籁俱静，只有远处传来的微弱的

犬吠声。

嘉陵江犹如银白色的绢带。

淡淡的月光中看不见机影，只有爆炸声渐渐地传来，突然有几条探照灯光在天空中一扫而过。

“打中了！”“打中了！”九架、六架、三架，白蛾一样的飞机摇晃着冲向重庆，紧接着是震撼大地的爆炸声，火光冲上了天空。

就这样流走了五年的日日夜夜。歌乐山的五年，是在“好天良夜”中度过的。

可怕的、令人诅咒的战争。

战争结束我们懂得了怨。而且我们虽然体验了激烈的战争，也懂得了同情和爱。因此，我在歌乐山最后的两年中，听到东京遭受轰炸的时候，感到有种说不出的痛苦之情。我想象得出无数东京的年轻女性担心着丈夫和亲人，背着软弱的孩子在警报声中挤进放空壕那悲惨的样子。

看见了东京我想起了重庆，走在箱根感到是走在歌乐山。痛苦给了我们贵重的教训。最大的繁荣的安乐不能在侵略中得到，只有同情和互助的爱情才能有共存共荣。

今后永远再也不要使歌乐山和箱根成为疏散地，要让热爱山水的人们常常登上山顶享受美丽的风光，不能再从自然的美中挤进黑暗的防空壕。

（民国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在东京）

（刘福春译）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，原为日文。）

给日本的女性

去年秋天，八月十日夜，战争结束的电讯，像旋风似的，迅速的传布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。我自己是在四川的一座山头，望着满天的繁星，和山下满地的繁灯，听到这盼望了八年的消息！在这震撼如狂潮之中，经过了一阵昏乱的沉默。就有几个小孩子放声大笑，有几个大孩子放声大哭，有几个男客人疯狂似的围着我酒喝！没有笑，没有哭，也没有喝酒的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一直沉默着！

这沉默从去年八月十日夜一直绵延着。我一直苦闷，一直不安，那时正在复员流转期中，我不但没有时间同别人细谈，也没有时间同自己检讨。能够同自己闲静的会晤，是一件绝顶艰难的事！

在离开中国的前一星期，我抽出万忙的三天，到杭州去休息。秋阳下的西湖景物，唤起了我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，但我心中潜在的烦闷，却没有一刻离开我。终于在一夜失眠之后，我忽然在第二天早晨悄然

走出我的住处，绕过了西泠桥，面迎着淡雾下一片涟漪的湖光，踏着芳草上零零的露珠，走上“一株杨柳一株桃”的苏堤，无目的地向着无尽的长堤走……

如同收束梳洗拜访贵宾一般，我用湖光山色来浸洗我重重的尘秽，低头迎接我内在的自己。

堤上几乎是断绝行人。在柳枝低拂的水边，有几个小女孩子，在高声背诵她们的书本。远山近塔，在一切光明迷濛之中，都显得十分庄严，十分流丽。

无目的地顺着长堤向前走着，走着；我渐渐的走近了我自己，开始作久别后的寒暄。出乎意外的，我发现八年的痛苦流离，深忧痛恨，我自己仍旧保存着相当的淳朴，浅易和天真。

她——我的“大我”，很稳重和蔼的告诉我：

世界上最大的威力，不是旋风般的飞机，巨雷般的大炮，鲨鱼般的战舰，以及一切摧残毁灭的战器——因为战器是不断的有突飞猛进的新发明。拥有最大威力的，还是飞机大炮后面，沉着的驾驶射击的，有血，有肉，有情感，有理智的人类。

机器是无知的，人类是有爱的。

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起点，是母亲的爱。

母亲的爱是慈蔼的，是温柔的，是容忍的，是宽大的；但同时也是最严正的，最强烈的，最抵御的，最富有正义感的！

她看见了满天的火焰，满地的瓦砾，满山满谷的枯骨残骸，满城满乡的啼儿哭女……她的慈蔼的眼睛，会变成锐明的闪电，她的温柔的声音，会变成清朗的天风，她的正义感，会飞翔到最高的青空，来叫出她严厉的绝叫！

她要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蒙蔽的教育，阻止一切以神圣科学发明作为战争工具的制造，她要阻止一切使人类互相残杀毁灭的错误歪曲的宣传。

因为在战争之中，受最大痛苦的，乃是最伟大的女性！

在战争里，她要送她千辛万苦扶持抚养的丈夫和儿子，走上毁灭的战场；她要在家里的田间，做着兼人的劳瘁的工作；她要舍弃了自己美丽整洁的家，拖儿带女的走入山中谷里；或在焦土之上，瓦砾场中，重新搭起一个聊蔽风雨的小篷。她流干了最后一滴泪，洒尽了最后一滴血，在战争的悲惨昏黑的残局上面……含辛茹苦再来拾收，再来建设，再来创造。

全人类的母亲，全世界的女性，应当起来了！

我们不能推诿我们的过失，不能逃避我们的责任，在信仰我们的儿女，抬头请示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以大无畏的精神，凛然告诉他们说，战争是不道德的，仇恨是无终止的，暴力和侵略，终久是失败的？

我们是否又慈蔼温柔的对他们说：世界是和平

的，人类是自由的，民族与民族，国家与国家之间，只有爱，只有互助，才能达到永久的安乐与和平？

猛抬头，原来我已走到苏堤的终点，折转回来，面迎着更灿烂的湖光，晨雾完全消隐，我眼里忽然满了泪，我的“大我”轻轻地对我说：

“做子女的时候，承受着爱，只感觉着爱的伟大；做母亲的时候，赋予着爱，却知道了爱的痛苦！”

这八年，我尝尽了爱的痛苦！我不知道在全世界——就是我此刻所在地的东京，有多少女性，也尝着同我一样的爱的痛苦。

让我们携起手来罢，我们要领导着我们天真纯洁的儿女们，在亚东满目荒凉的瓦砾场上，重建起一座殷实富丽的乡村和城市，隔着洋海，同情和爱的情感，像海风一样，永远和煦地交流！

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，于东京。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朝日新闻》，后刊于《世纪评论》1947年3月8日第1卷第10期。）

丢不掉的珍宝

文藻从外面笑嘻嘻的回来，腋下夹着一大厚册的《中国名画集》。是他刚从旧书铺里买的，花了六百日圆！

看他在灯下反复翻阅赏玩的样子，我没有出声，只坐在书斋的一角，静默的凝视着他。没有记性的可爱的读书人，他忘掉了他的伤心故事了！

我们两个人都喜欢买书，尤其是文藻。在他做学生时代，在美国，常常在一月之末，他的用费便因着恣意买书而枯竭了。他总是欢欢喜喜地以面包和冷水充饥，他觉得精神食粮比物质的食粮还要紧。在我们做朋友的时代，他赠送给我的，不是香花糖果或其他的珍品，乃是各种的善本书籍，文学的，哲学的，艺术的不朽的杰作。

我们结婚以后，小小的新房子里，客厅和书斋，真是“满壁琳琅”墙上也都是相当名贵的字画。

十年以后，书籍越来越多了，自己买的，朋友送的，平均每月总有十本左右，杂志和各种学术刊物还

不在内。我们客厅内，半圆雕花的红木桌上的新书，差不多每星期便换过一次。朋友和学生们来的时候，总是先跑到这半圆桌前面，站立翻阅。

同时，十年之中我们也旅行了不少地方，照了许多有艺术性的相片，买了许多古董名画，以及其他纪念品。我们在自己和朋友们赞叹赏玩之后，便珍重的将这些珍贵的东西，择起挂起或是收起。

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，我们从欧洲，由西伯利亚铁路经过东三省，进了山海关，回到北平。到车站来迎接我们的家人朋友和学生，总有几十人，到家以后，他们争着替我们打开行李，抢着看我们远道带回的东西。

七月七日，芦沟桥上，燃起了战争之火……为着要争取正义与和平，我们决定要到抗战的大后方去。尽我们一分绵薄的力量，但因为我们的女儿宗黎还未诞生，同时要维持燕京大学的开学，我们在北平又住了一学年。这一学年之中，我们无一日不作离开北平的准备：一切陈设家具，送人的送人，捐的捐了，卖的卖了，只剩下一些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东西，不舍得让它与我们一同去流亡冒险的，我们就珍重的装起寄存在燕京大学课堂的楼上。那就是文藻从在清华做学起，几十年的日记；和我在美国三年的日记；我们两人整齐冗长六年的通信，我的母亲和朋友，以

及许多不知名的“小读者”的来信，其中有许许多多，可以拿来当诗和散文读的，还有我的父亲年轻在海上时代，给母亲写的信和诗，母亲死后，由我保存的。此外还有作者签名送我的书籍，如泰戈尔《新月集》及其他；Virginia Wolfe 的 To The Light House 及其他；鲁迅，周作人，老舍，巴金，丁玲，雪林，淑华，茅盾……一起差不多在一百本以上，其次便是大大小小的相片，小孩子的相片，以及旅行的照片，再就是各种善本书，各种画集，笺谱，各种字画，以及许许多多具有艺术价值的纪念品……收集起来，装了十五只大木箱。文藻十五年来所编的，几十布匣的笔记教材，还不在此内！

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总是有许多男女学生帮忙，有人登记，有人包裹，有人装箱。……我们坐在地上忙碌地工作，累了就地上休息喝茶谈话。我们都痛恨了战争！战争摧残了文化，毁灭了艺术作品，夺去了我们读书人研究写作的时间，这些损失是多少物质上的获得，都不能换取补偿的，何况侵略争夺，决不能有永久的获得！

在这些年轻人叹恨纵谈的时候，我每每因着疲倦而沉默着。这时我总忆起宋朝金人内犯的时候，我们伟大的女诗人李易安，和她的丈夫赵明诚，仓皇避难，把他们历年收集的金石字画，都丢散失了。李易

安在她的《金石录后序》中，描写他们初婚贫困的时候，怎样喜爱字画，又买不起字画！以后生活转好，怎样地慢慢收集字画，以及金石艺术品，为着这些宝物，他们盖起书楼，来保存，来布置；字里行间，横溢着他们同居的快乐与和平的幸福。最后是金人的侵略，丈夫的死亡，金石的散失，老境的穷困……充分的描写呈露了战争期中，文化人的末路！

我不敢自拟于李易安，但我的确有一个和李易安一样的，喜好收集的丈夫！我和李易安不同的，就是她对于她的遭遇，只有愁叹怨恨，我却从始至终就认为战争是暂时的，正义和真理是要最后得胜的。以文物惨痛的损失，来换取人类最高的理智的觉悟，还是一件值得的事！

话虽如此说，我总不能忘情于我留在北平的“珍宝”。今年七月，在我得到第一次飞回北平的机会，我就赶紧回到燕京大学去。在那里，我发现校景外观，一点没有改变，经过了半年的修缮，仍旧是富丽堂皇；树木比以前更葱郁了，湖水依旧涟漪！走到我的住宅院中，那一架香溢四邻的紫藤花，连架子都不在了，廊前的红月季与白玫瑰，也一株无存！走上阁楼，四壁是空的，文藻几十盒的笔记教材都不见了！

我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空洞无着，默然的站了一会，就转身下来。

遇到了当年的工友，提起当年我们的房子，在日美宣战，燕大被封以后，就成了日本宪兵的驻在所，文藻的书室，就是拷问教授们的地方。那些笔记匣子，被日本兵运走了，不知去向。

两天以后，我才满怀着虚怯的心情，走上存放我们书箱的大楼顶阁上去——果然像我所想到的，那一间小屋是敞开的，捻开电灯一看，只是空洞的四壁！我的日记，我的书信，我的书籍，我的……一切都丧失了！

白发的工友，拿着钥匙站在门口，看见我无言的惨默，悄悄地走了过来，抱歉似的安慰我说：“在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清早，日本兵就包围燕京大学，学生们都撵出去了，我们都被锁了起来。第二天我们也被撵了出去，一直到去年八月，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各个楼里都空了，而且楼房拆改得不成样子。……您的东西……大概也和别人的一样，再也找不转来了。不过……我真高兴……这几年你倒还健康。”

我谢了他，眼泪忽然落了下来，转身便走下楼去。

迂缓的穿过翠绿的山坡，走到湖畔。远望岛亭畔的石船，我绕着湖走了两周，心里渐渐从荒凉寂寞，变成觉悟与欢喜。

从古至今，从东到西，不知道有多少人，占有过

比我多上几百倍几千倍的珍宝。这些珍宝，毁灭的不必说了，未毁灭的，也不知已经换过几个主人！我的日记，我的书信，描写叙述当年当地的经过与心情的，当然可贵，但是，正如那老工友所说的，我还健在！我还能叙述，我还能描写，我还能传播我的哲学！

战争夺去了毁灭了我的一部分的珍宝，但它增加了我的最宝贵的，丢不掉的珍宝，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信心！

人类是进步的，高尚的，他会从无数的错误歪曲的小路上，慢慢的走向康庄平坦的大道上来。总有一天，全世界的学校里又住满了健康活泼的学生，教授们的书室里，又垒着满满的书籍，他们攻读，他们研究，为全人类谋求福利。

人类也是善忘的，几年战争的惨痛，不能打消几十年的爱好。这次到了日本，我在各风景区旅行，对于照相和收集纪念品，都淡然不感兴趣，而我的书呆子的丈夫，却已经超过自己经济能力！开始买他的书了！

1946 年 12 月 4 日于东京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《妇女月刊》1947 年 7 月第 6 卷第 2 期。）

从去年到今年的圣诞节

在我拿起笔来的时候，正是东京的一个恬静的夜晚，一圈灯影之外，播音机中，在奏着柔和的圣诞节的音乐。回忆起去年的圣诞节，不禁有无限的欢欣，与万千的感慨。

去年的今夜，我正在准备一篇演讲，是应中国重庆郊外歌乐山礼拜堂之请，去给山上一班居民和学生们的讲话。在我们装点起一棵很大的圣诞树之后，小孩子们逐个就寝，我才带着纸笔，去到圣诞树下的一张小桌上，仰望着树尖那一棵金星，凝神思索。

窗外正下着碎雪，隔窗听得见松梢簌簌的细响、桌边炭盆裹爆出尖锐的火花。万静之中这一声细响、这一道火光，都似乎在歌唱着说“天上的荣耀归与上帝，地上的平安、喜乐归与人”！

经过了八年为争真理求自由的苦战之后，平安与喜乐，对于劳瘁，困苦的人，是太需要的了！但胜利的歌声，潮水般卷过之后，人们的心里，似乎反感觉着空虚，一方面又似乎加上了无量的负担。是的，

解除痛苦，本已困难，建立起快乐与平安，是更不容易的呵！

快乐和平安都是由伟大的爱心中出发，只有怀着伟大的爱心的人，才会憎恨强权，喜爱真理，也只有怀着伟大的爱心的人，才会把爱和憎分得清楚分明！我们所憎恨的是一个暴力的集团，一个强权的主义，我们所喜爱的是一般驯良和善心人民。

耶稣基督便是一切伟大爱心的结晶、他憎恶税吏，憎恶文士，和一切假冒为善的人。他憎恨一切以人民为对象的暴力，但对于自己所身受的凌虐毒害，却以最宽容伟大的话语、祷告着说“愿天父赦免他们、因为他们所作的、他们自己不知道”。

多么伟大的一个爱的人格！瞻仰了这种人格，怎能不把荣耀归于上帝！

世界上没有一国比我们中国的人民，更知道和平的可贵可爱。世界上也没有一国比我们中国的人民更知道和平建立的困难，因为建立和平的事功，不能单独的由某一国或某一般人民，单独担负起来过去我们已经光荣地尽了最大的宽容，此后我们更要勇敢地尽最大努力。我们要以基督之心为心，仿效他伟大的人格，在争到自由，辨明真理之后，我们要“以德报怨”用仁爱柔和的心，携带着全世界的弟兄，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。

以上是我向歌乐山会众演词的大意，那时我决没有想到今年的今日我会到日本东京，也没有想到会得机会向中华的同胞们，在纸上讲话！我的思想是一贯的，我始终相信暴力是暂时的，和平是永远的。抗战八年中、无论在怎样痛苦的环境里，圣诞的前夕，我总为孩子们装点起一棵圣诞树，那怕树小到像一根细草！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们说，我决不灰心，决不失望，只要世界上有个伟大的爱的人格，那怕这人格曾被暴力钉在十字架上，而这爱的伟大的力量，会每年在这时期爆发了出来，充满了全世界！

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廿三夜东京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东京《中华日报》1946年12月29日。）

给日本青年女性

坦率地说，我真不知就现在日本妇女问题实际应该讲些什么。泛泛地讲，我觉得直到这次战争日本女性还封闭在非常封建的生活圈子里，与我们中国女性具有的社会地位和思想自由相距甚远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

虽然从事同样的工作，女人的报酬一定要比男人低，这样的事我们真是难以想象。我希望能早一些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。我想这是今后日本的方向，也一定会给其他方面以重大影响。男女平等，从权威的世界史的观点看，是必须如此的，然而最重要的是妇女的自觉。

再一点，如果说我的希望，就是希望日本妇女能更多地了解中国。我们中国妇女经过长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，获得了现在的地位，法律也保证了男女平等的生活。关于这一点，大家多少都知道一些吧？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，妇女解放运动达到了高潮，北京大学以及其他各大学一齐为妇女开放学校，从而加

强了妇女的社会自觉意识，对于妇女走进社会这种现象，有了正确认识。当然，这在中国还不能说已经普遍，在教育不普及的地方也有像过去那样生活的。但是，给予那长时期的抗战以大力支持的，大部分是被解放、觉悟了的妇女。这一点，想是可以理解的。

日本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一环，为了永久地友好下去，最重要的是必须相互理解。特别是我们女同志，能够理解的地方是很多的。要改正过去的错误，努力学习中国，通过这个学习，相互携起手来。为新的中日两国的和平关系，我们妇女要尽力做出有意义的贡献。

（刘福春译）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，原为日文。）

给日本妇女的新年祝辞

恭贺新禧。

祝大家继续整治战争的创伤，

振作精神，战胜苦难！

冰 心